

远行
译丛

世界最险恶之旅 II

(英)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 著

尹萍 译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II

世界最险恶之旅 II

（英）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 著 尹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最险恶之旅. 2/(英)谢里-加勒德著;尹萍
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21-5820-1

I. ①世… II. ①谢… ②尹… III. ①南极-探险
IV. ①N81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9935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陈 征
项目统筹: 姜逸青 徐如麒
责任编辑: 俞雷庆
选题策划: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世界最险恶之旅 II

[英]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 著
尹萍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clcm@public1.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总发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30,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20-1/I·4646 定价: 49.00 元

目 录

1	第七章 冬季之旅
81	第八章 春来
98	第九章 探极之旅(一)
138	第十章 探极之旅(二)
160	第十一章 探极之旅(三)
172	第十二章 探极之旅(四)
200	第十三章 悬疑
227	第十四章 最后的冬天
249	第十五章 又是春天
261	第十六章 搜索之旅
286	第十七章 探极之旅(五)
323	第十八章 探极之旅(六)
344	第十九章 永远不再
380	附录一 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小传
385	附录二 名词解释
387	附录三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英国南极探险队 队员名册

第七章

冬季之旅

啊,但是人应企望更高、更远,
不然要天堂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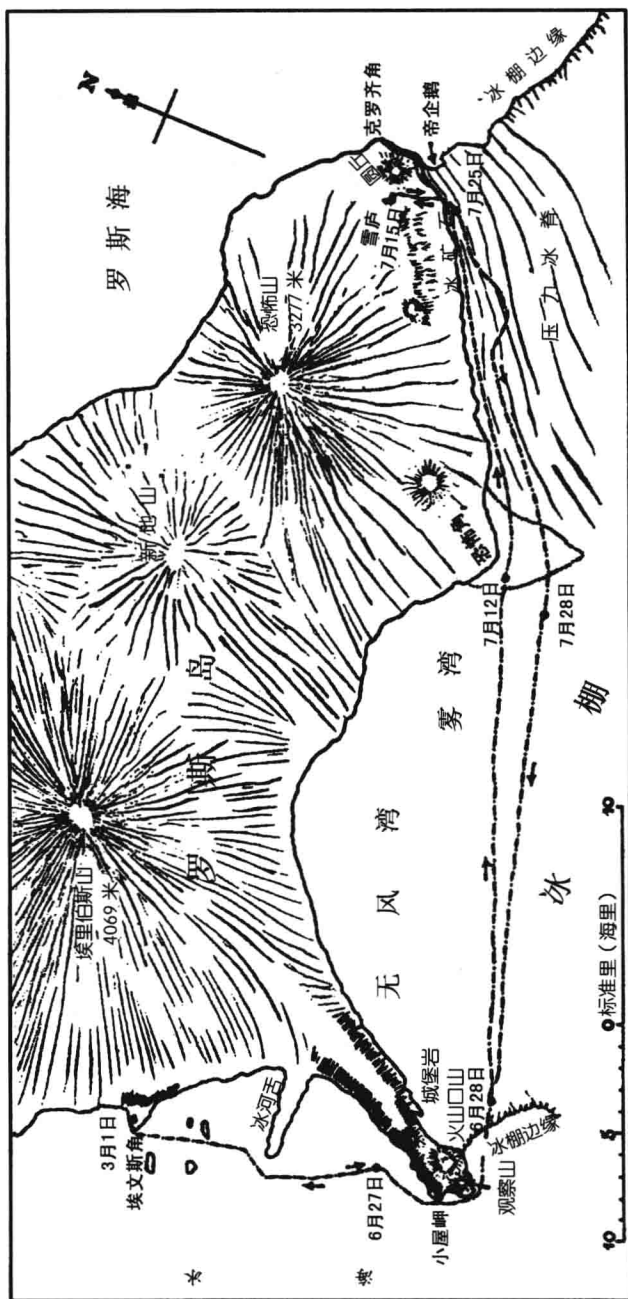
——勃朗宁,《安德烈·德尔·萨托》

对我,以及对每一个留营未出的人而言,他们此行的成果是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他们的故事是极区历史上最英勇的故事之一。这些人在极地最深沉的黑暗中往前走,对抗最可怕的寒冷与最狂烈的风暴,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在所有不利的条件下坚持了整整五个星期,这是英雄行径。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传奇,我希望这故事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斯科特的日记,写于埃文斯角

重达三百四十三公斤的装备

下列是冬季之旅雪橇载重(三人合重)清单,是出发前鲍尔斯所列:



消耗品——	重量(磅)	小计(磅)
“南极”饼干	135	
三只装饼干的盒子	12	
干肉饼	110	
奶油	21	
盐	3	
茶叶	4	
油	60	
野炊炉备份零件及火柴	2	
卫生纸	2	
蜡烛	8	
包装	5	
酒	8	370
非消耗品——	重量(磅)	小计(磅)
两辆二点七米长的雪橇,各重四十一磅	82	
一套炊具	13	
二只装满油的野炊炉	8	
一座双人帐篷	35	
一只雪橇铲	3.5	
三只鹿皮睡袋,各重十二磅	36	
三件棉帛绒毛睡袋衬里,各重四磅	12	
一条高山索	5	
一只材料袋,内装修理材料,以及 一套工具服,内插修理工具	5	

三只个人包,各装十五磅重衣物等	45	
灯盒,内装刀、钢条等,		
宰杀海豹、企鹅用	21	
医疗与科学用品盒	40	
两把冰斧,各重三磅	6	
三套人拉雪橇用缰具	3	
三套运货用套索	3	
建雪庐时作屋顶与门帘用的布	24	
工具箱	7	
三双滑雪板及滑雪棍(后来没带)	33	
一把十字镐	11	
三双鞋底钉面,各重二磅三盎司	6.5	
两根竹棍,测量潮汐用,各长十四英尺	4	
两根尖竹棍	4	
一块木板,作雪庐的门楣	2	
一袋塞内草(塞在靴内用)	1	
六根凹入短竹棍,以及		
一把小刀,用来切割雪块造雪庐	4	
包装	8	420
共计		790

前面提到的灯盒内装:

一只熬油灯、一只酒精灯、一座帐篷内蜡烛灯、一根吹火筒

三人小组共有七百五十七磅重(约三百四十三公斤)的东西要拉,滑雪板及棍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带。

这些东西一辆十二英尺长的雪橇装不下,因此分装在两辆九英尺长的雪橇上,一辆挂在另一辆后面。这样,装卸及处理用具容易很多,但雪橇与地面的摩擦力也增加了近一倍,拉起来吃力。

狂欢的晴朗冬至夜

六月二十二日,冬至夜是个晴朗严寒的夜晚。天空深蓝近墨,星子有如钢针,冰河闪着银光。雪乒乒乓乓打在脚下,冰在下降的温度中迸裂,潮水涨起时,海冰发出碎裂的呻吟。在这一切之上,一波又一波,一层又一层,那是南极光。你眼看着它消逝,然后忽然一缕巨大的光束冲上天顶,映出最浅淡的绿色与橙色,后面跟着亮金色的尾巴。它又落下,淡去,变成大探照灯的灯光,从埃里伯斯山冒烟的火山口后升起。然后,这精神的面纱又拉开——

在轰隆的时光织布机前,我勤勉工作,
替神纺织你看见他穿的衣袍。

木屋内正在狂欢。我们非常开心——难道不该吗?今晚太阳回转向我们,这样的日子一年只有一天。

晚餐后,应该要听演讲的,但该演讲的鲍尔斯没讲,倒捧进一棵很棒的圣诞树,是用劈开的竹子和一根滑雪杖做成的,每一根末端绑着一支羽毛。蜡烛、糖果、蜜饯,还有各种荒谬的玩具,是比尔提供

的。提多拿到三份礼物，高兴极了：一块海绵、一只哨子和一把玩具气枪。那晚他到处问人有没有流汗。“没有。”“有，你流汗了。”他说着便拿海绵擦你的脸。“如果你很想讨好我，我开枪的时候你就倒下去。”他对我说。他向每个人开枪，空当的时候他吹哨子。

他跟安东跳枪骑兵方块舞，安东的舞姿让俄罗斯芭蕾相形失色，却一直道歉说他跳得不够好。庞定放映自我们抵达后他所拍的幻灯片，其中许多由密勒斯着了色。每当一张着色幻灯片打出来，我们便吆喝：“是谁着的色？”有人便会喊：“是密勒斯！”众人一阵起哄。庞定根本没办法开讲。我们用牛奶调鸡尾酒，斯科特举杯建议祝福东队，厨子克利索却建议为“真正的牛奶”干杯。提多朝空中开了一枪。“我把子弹射入天蓝——荷马是怎么说的？”蓝色碧空，指的是埃里伯斯山^①。我们睡下时，他说：“谢里，你替你的行为负责吗？”我答是的，他便大声吹响哨子。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他摇醒密勒斯，问他订过婚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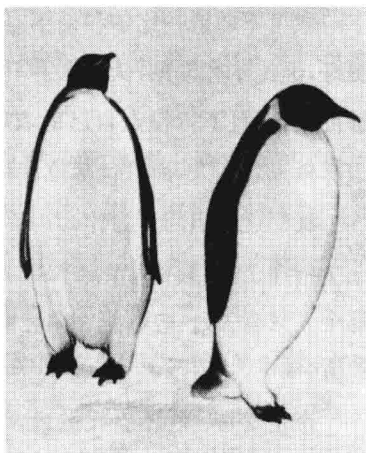
那真是一个狂欢的夜晚。

克罗齐角取帝企鹅胚胎

五天后，三个人喘着气、流着汗，站在麦克默多峡湾里，其中一人心里多少是有些害怕的。他们有两辆雪橇，一辆套在另一辆后面，雪橇上堆满睡袋和露营用具、六周的食物以及一箱醃渍保存样本用的

① 原为希腊神话中由尘世通往冥府之暗界，荷马史诗中以“蓝色碧空”(cerulean azure)形容之。

科学器具。此外有十字镐、冰斧、高山索、一大块绿色帆布以及一小块木板。六小时以前，斯科特看见我们的雪橇时，惊讶地说：“比尔，你带这么多油干什么？”他指着第二辆雪橇上的六个罐子。就这样的旅行而言，我们的载重惊人——每人要拉二百五十三磅（约一百十五公斤）。



两只帝企鹅——莱特摄

是正午，但一片漆黑，而且冷。

回想十五个月以前，在伦敦维多利亚街上一间肮脏的办公室里。“我要你来。”威尔森对我说。接着道：“我要在冬天到克罗齐角去，研究帝企鹅的胚胎发展过程，不过我现在不能多说——也许这事永远不会实现。”啊！这里比维多利亚街好，那边的医生差点不准我来，因为我只能模糊看见马路对面有人在走动。后来比尔去与斯科特谈，他们说我可以去，不过要知道我冒的风险比别人大。那时候我什么风险都愿意冒。

运补之旅后，在小屋岬附近陡峭的冰墙上散步，比尔问我要不要跟他同去——第三人还会是谁？我俩都非常笃定想要谁去。那天晚上威尔森便问了鲍尔斯的意向。当然他想来。所以，我们就来了。“这次冬季之旅是前无古人的大胆冒险，”斯科特当晚在小屋里写道，“但去的人都是好手。”

我可不敢说。比尔和伯第是没说说的，也许拉什利担任第三人更好，但比尔有偏见，认为水手不宜参加这种旅行：“他们照顾自己不够周到，而且不肯检点自己的衣物。”但拉什利很好——要是斯科特去探极只带四人，而且包括拉什利在内就好了。

我们这次出门是为什么？帝企鹅的胚胎在科学上有什么重要？三个精神正常、具备常识的探险客为何要在黑暗的冬季去克罗齐角，那个人只有去过一次，是在明亮的天光中去的，但还觉得非常辛苦的地方？

帝企鹅是一种不会飞的鸟，吃鱼为生，从不登上陆地，即使孵育时也不这样做。它们冬天在冰上产卵，整个孵化过程都在海冰上完成，把卵放在脚上孵，紧依着下腹部。但是帝企鹅可能是现存最原始的鸟类，了解它的整个胚胎发展史相当重要，可看出动物早期发展的遗迹，重现早年生命的形态。帝企鹅的胚胎或可证明从爬虫类进化到鸟类之间的未知过程。

至今已知帝企鹅的孵育地只有一个，那便是克罗齐角冰棚边缘一座小海湾内的海冰上，但克罗齐角周围若干海里，有南极最大范围的压力冰脊。企鹅幼雏在九月间发现过，威尔森认为卵应产于七月初。因此我们一过冬至便动身，进行前无古人可能也后无来者的奇异探巢之旅。

十九个恐怖又冻人的黑暗日子

汗在我们的衣服里结成冰，我们继续向前。只看得见左面远处一片黑色，那是土耳其人的头。这地方消失后，我们便知已通过冰河

舌。我们不见冰河舌，因为它隐身在岩石后面。我们扎营用午餐。

我记得这第一营，只因这是我们初次学习在黑暗中扎营。若是我们当时就碰上后来遇到的低温……

刚起了一点风，我们急匆匆扎起营：先解下身上的雪橇套索——赶快，把垫布铺好——用袋子把它压住——现在用竹子把帐篷内衬铺得平平的——抓好，谢里，现在铺上外罩垫——堆些雪在帐篷外面的裙边上，轮做厨子的则已在帐篷内找出蜡烛和一盒火柴……

我们就是这样扎营的，我们做惯了，在春、夏、秋天的时候，在冰棚上，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太阳仍高，或沉而不落，我们扎营，必要时脱下手套，反正等一下有的是时间暖手；那时我们得意于在脱下缰索二十分钟内便煮好餐食，那时我们认为戴着手套做事太慢了。

现在不行。“我们得慢点走，”比尔说，“我们要习惯摸黑做事。”这时候，我记得，我还费神戴上眼镜。

我们在海冰上过夜，发现我们走得太靠近城堡岩。第二天下午我们才抵达小屋岬，在那里用午餐。我这里说日和夜，其实日夜无差别，后来我们发现没法按照一天二十四小时作息，于是决定不理睬这习惯，可走便走，非休息不可便休息。我们还发现在这情况下做饭是很辛苦的工作，不能按照往常的惯例，每个人轮做一周的厨子，于是改为每个人做一天。食物，我们只带了干肉饼和饼干、奶油；饮料有茶，睡觉前我们喝热水，把身子暖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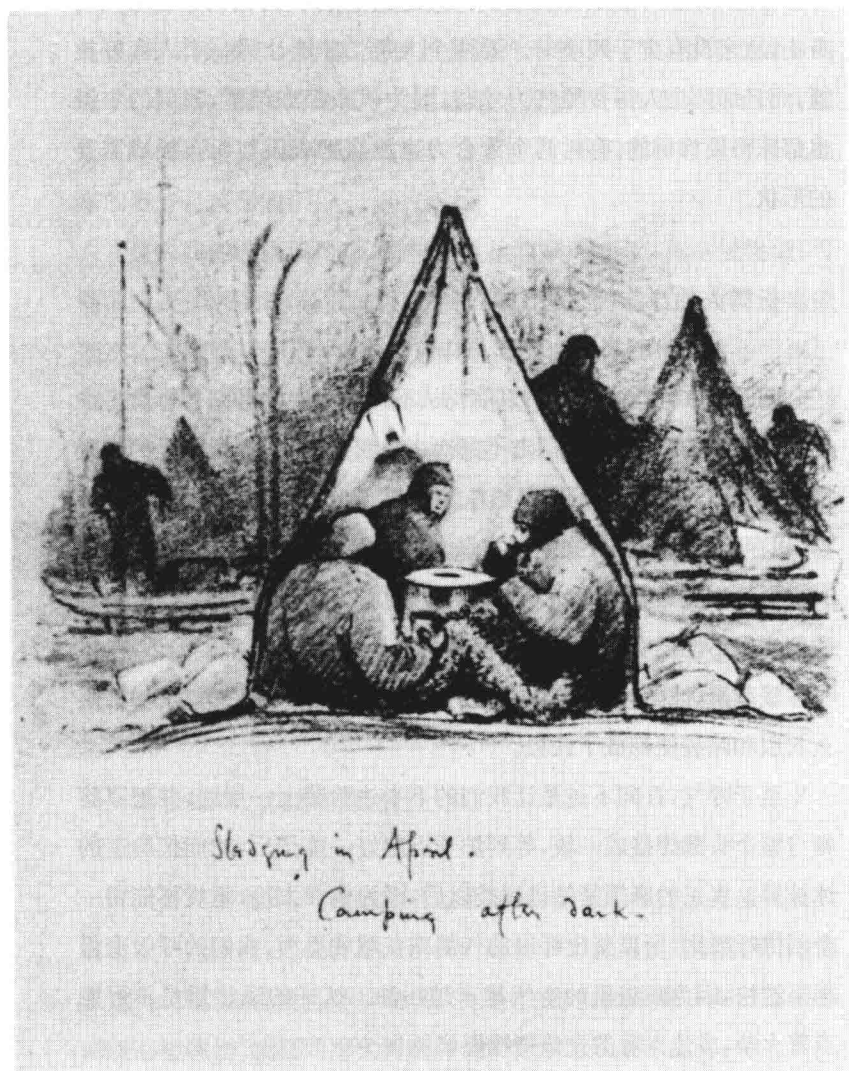
当晚从小屋岬出发，用两辆九英尺长雪橇拖拉重物还算容易；那是第一段，后来才知也是唯一一段好拉的路。我们绕过阿米塔吉角向东。知道冰棚边缘就在前面，也知道冰棚与海冰相接处是陡直的冰崖，因此我们寻找有积雪堆成坡的地方，从那里上去。一上去迎面

便是凌厉的风吹来，总是这样，风从寒冷的冰棚上往较暖的海冰上吹。气温是零下四十七度（约零下四十四摄氏度），我是傻瓜，脱下手套拉缰绳，把雪橇拉上去。一上冰棚，我的十根手指头全冻伤了，晚上扎营做晚餐时才暖回来，几小时内，每根手指都起了两三个大水泡，有的大到直径有一英寸长。以后很多天，水泡痛得要命。

那晚我们在冰棚上，离边缘约半海里处扎营。气温是零下五十六度，我们睡得很不好，次晨（六月二十九日）钻出睡袋时，袋里还是冰凉的。我们开始猜想，一天里唯一的愉快时光是早餐时。后来我们明白这猜想再正确不过了，因为早餐后，运气不坏的话，要过十七个小时才能再钻入睡袋。

从埃文斯角到克罗齐角，我们走了十九天。这十九天的痛苦非过来人不能理解，而若有人想亲身体验，那真是大傻瓜了。我没法形容其苦。后来的几个星期相形之下可称快活，不是因为后来情况好转——情况其实坏得多——而是因为我们已麻木得失去了感觉。我自己就曾痛苦到不在乎死，如果能死得不太痛苦的话。人们总说死是怎样的英雄行径，他们哪里知道，死是容易的：一剂吗啡、一条冰缝、一场好梦。难的是继续往前……

是由于黑暗的缘故。即使是零下七十度，如果有天光，我想也不会很难过，因为你看得见自己往哪儿去，看得见脚踩在什么地方、雪橇缰绳在哪儿，看得见锅、炉、食物；拖运第二趟时看得见自己来时踩在深雪里的脚印，看得见食物袋的系绳，不需要千辛万苦找出一根不湿的火柴，点着了看指南针；一看腕表便知快乐的起床时刻是否已到，而不必在雪中到处摸索；不必花上五分钟才找到帐篷的门、五小时才整顿好装备出发……



Sleeping in April.
Camping after dark.

在黑暗中扎营——威尔森速写

不过,那些日子里,从比尔喊叫“起床时间到”到我们套上缰绳动身止,从来没有少于四小时。要两个人帮忙才能让另一个人套好拉缰,而且那两个人得费尽气力才行,因为帆布都冻结了,我们的衣服也都冻得硬梆梆的,有时两个人合力也没法把衣服与帆布扳成需要的形状。

折腾人的汗与呼气

问题出在汗与呼气上。以前我从不知道我们的毛细孔排出多少废物。最苦的日子里,我们走不到四小时便得休息,好把冻僵的脚暖回来。我们流的汗并不是穿透衣服的缝隙出去,逐渐蒸发,而是结冰、积存。汗刚刚排出我们的皮肤,便成了冰。我们换鞋袜时,从裤脚里抖下很多雪和冰,背心里和背心与衬衫之间也抖得下很多,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衣服脱到这种程度。可是钻进睡袋,幸运的话,夜里身体暖起来,冰融化,部分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部分穿透睡袋里衬,不久衣服和睡袋便都成了铁板。

至于呼气,日间不过是让我们的下半边脸蒙上一层冰,并把罩脸帽与整个头部焊接成一块,等到炉子点起好一阵子后,才能把脸上的冰抹掉。真正的麻烦是钻进睡袋以后,因为实在太冷,睡袋不能留一个洞供呼吸用,所以整夜呼出的气都冻在睡袋里面,我们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快,因为睡袋里的空气越来越污浊。这样的睡袋里是不可能点着火柴,或让点着的火柴持续燃烧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冻起来;这样的情况连续好几天,才真的到了糟糕的地步。一天早上,我钻出帐篷准备搬运东西上雪橇,忽

然发现大事不妙。我们刚吃过早餐，又挣扎着穿上鞋，三个人挤在帐篷里，相对较暖。一出去，我伸长头四处张望了一下，便再也缩不回去了。我站在那里的时候——也许是十五秒——衣服冻僵了。有四个小时时间，我只好昂着头拉雪橇。自那时起，我们都留心先弯身成拉车的姿势再被冻僵。

这时我们已认识到，必须与平常拉雪橇时相反，凡事慢慢做，可能的话，在羊毛手套外面加毛皮手套；如果发现身体任何部位有冻僵的迹象，立刻停下手正在做的任何事，直到血液循环畅通为止。以后就经常有一人在雪中跺脚、捶臂或护理暴露在外的某一部位，而让其他两人处理营地工作。但脚的血液循环不容易恢复，唯一可能的机会是扎营后，喝些热水，脱下鞋子来揉。难处是我们不知道脚有没有冻伤，因为我们的脚根本失去了知觉。威尔森身为医生，专业知识在此派上用场：很多次，他听我们描述我们的脚的状况来决定是扎营还是再走一小时。错误的决定能导致大祸，因为如果有一人跛了脚，全队都会陷入大难，很可能全军覆没。

举步维艰，沉默摸黑前行

六月二十九日，气温是零下五十度（约零下四十五点五摄氏度），有时吹一点微风，这很容易冻伤我们的脸和手。两辆雪橇很重，地面又难行，我们走得慢且举步维艰。扎营午餐时，威尔森一脚的后跟和脚板心被冻伤，我则两脚大拇趾肿大。鲍尔斯从未冻伤脚。

那晚很冷，气温降到零下六十六度，六月三十日早餐时是零下五十五度。我们没有把绒毛衬里装进睡袋，想让它尽量干一会儿。我